

年

卷

期

13

19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第十九期 卷三十第
(號五七一第)

THE STORY WORLD

Vol. XIII No. 19 (175) May 7, 1926



日七月五年五十國民

行發社界世說小海上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售

兩 大 特 價

— 陽 曆 六 月 底 截 止 —

顧氏文房小說

全書十册 精裝一函

連史紙印定價六元
毛邊紙印四元

特價四元

郵費及包紮費國內及日
本二角五分國外九角

此明代陽山顧元慶所刻凡四十種皆係漢晉六朝唐宋著名小說所據悉係善本昔黃
蕘園購得是刻零種梅妃傳開元天寶遺事皆珍藏之稱為罕秘嘗欲求其全書而不可
得曾以是刻開元天寶遺事校歷代小史本多出數條又虛抱經校影鈔明景泰本崔豹
古今注亦據是刻彼此各有佳處百餘年前已為藏書大家重視如此則是書之珍貴可
知敝館藏有全書縮印行世印數祇限五百購請從速

漢 魏 叢 書

全書四十册 分裝四函

連史紙印定價廿四元
毛邊紙印二十元

特價十六元

郵費及包紮費國內及日
本一元國外三元八角

此明代新安程榮所刻按是書輯自括蒼何鏗程所刻者凡三十八種卷首有屠緯真序
何允中廣為七十六種清王讓於乾隆五十六年重刻謂何本流傳較廣然在彼時原書
已極難得則程刻罕見更可推知王氏凡例又謂原刻祇七十六種其餘二十四種無憑
采補按程刻有商子五卷而王刻無之則王氏實未見程書在乾隆時已難得如此况今
更閱百餘年乎敝館購得初印明本今特縮景印行印數亦以五百部為限

△ 另印傳單詳載兩書目錄承索即贈



編者的報告

蔣瑞藻先生。託代覓本雜誌本卷第一期。因該期現已售缺。無從覓得。讀者諸君。如願以該期相讓。就請寄至本社。由本社代交蔣君。謹備相當的酬報。以答寄贈者之盛意。

本卷的插圖已很注意。從下卷起。當更求精美。特約著名畫家。相助搜羅材料。如慕琴、伯翔、清磬、諸先生外。畫家胡亞光、胡同光、并攝影名家黃梅生諸先生。皆已加入了。

十七期上的敲詩小記。在二十五期上揭曉。讀者注意。

下期可以預告的。小說有「他來了麼。」是一篇布國的非戰小說。很有價值的。

小說世界

第十三卷
第十九期

目錄

封面	插圖
寧波月湖	徐又錚手寫詞稿(其二) 湖光塔影(中國攝影名作)

文字

編者的報告

編者

釋放後……………程小青

犂牛之子……………趙苕狂

初面……………朱振霄

初雪……………朱瘦桐

談社會小說……………秋山

燦爛者不盡是黃金(劇本)……………謙譯

勞苦世界(長篇小說)(續)……………伍光建

名人撰故小說家傳(另外一欄)……………編者輯

白 補

鷓鴣天(詞)

烏夜啼(詞)

清宮中習語之一斑

黑夜的燈光(小詩)

星(小詩)

犬吠(小詩)

桃花(小詩)

嬰兒的微笑(小詩)

小詩二首



高仰周君因患濕癩臥床百餘天及服廉大醫生色丸獲愈
 全始補紅醫士韋試天有榻臥濕患周君

且述及彼之小女時患腹痛服用嬰孩自己藥片得除蛔蟲幸獲全愈

高仰周先生現任福州倉山漢英書局職務因患瘰癧之後身體疲乏致起瘋濕舊症纏綿不已其來函云鄙人瘰疾稍愈甫離枕席又染瘋濕四肢麻木筋骨關節非常酸痛心中左腿痛楚尤甚皮膚失其感覺行動失其能力奄臥床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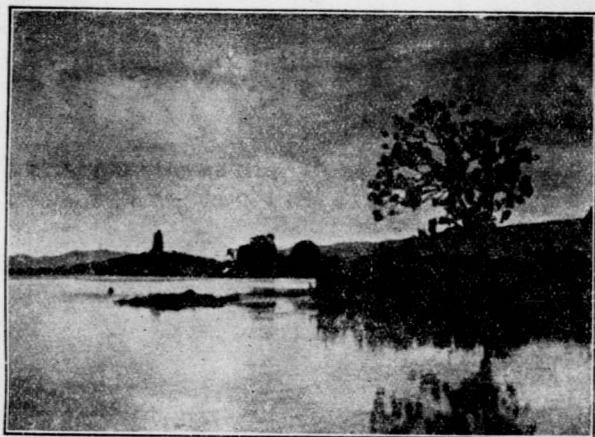
自己藥片服之即下蛔蟲數條而腹痛即止共服一瓶自己藥片至今異常強壯食量亦加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天下馳名補血健腦之聖藥功力男女不分者也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大醫生藥局函購每一瓶大洋一元五角每一瓶大洋六角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確係美國貨

焦灼煩悶莫可言喻且久臥之稍進節散然無異化頭部時覺暈痛日不見沉重就醫多方調治毫不見效及至取閱韋廉士醫生藥局所散佈廣告小書名曰體壯力強如何得愈附錄西藥房一試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一瓶試服之下即見功效自覺精神驟增於是連服直健逾於疇昔矣小女體力強健逾於疇昔矣小女體力

六晚

石田詩酒心歸樓五卷

正孤枕中寒向十言青山吟笛送春未
歸初月先送客客去春宵怕說江舟
踏踏身坐柳輕垂千尺山程水聲
行色暮寒未覺波碧遠隔回頭太
湖遙隔剩烟暮七二空際浪石
雄指塔浮塔徑危底石如早雖再貴
瓦鏡慢打中隙過孤山寺不久陽以
愁淫冷酒涼寬窄都分付一葉舟
憾九若須花微溼風飄古葉
夜潮暗長送以送銜烟片席



湖光塔影

胡伯翔先生攝贈





釋放後

程小青

那法官聽了陪審員表決的斷語。臉上並沒有贊成或不贊成的表示。祇把他的身子仰前了些。吩咐法庭上的庭役。依着陪審員的判決。把那被控的米立安放了。因這一來。這一件懸疑不決的杜亭農場謀殺案就此結束了。這被控的米立安本

是個農夫。那被害的也是一個農夫。名叫羅得思。就是米立安的鄰居。這時米立安一聽得法官宣言把他釋放。向法庭的四周瞧了一瞧。便急匆匆的退了出來。這一件案子既非怎樣驚人。解決以後。當然也沒有人注意這米立安的行動。據一般

人想來。當他出庭的時候。總有他的親友們來迎候。或歡呼道賀。或請他去飲酒壓驚。米立安竟並不如此。他一出法院的門口。便獨自上了一部馬車。趕向火車站去。但當他上車以前。他的律師固也向他稱慶。並請他一同去晚餐。以祝他回復自由。米立安卻一口拒絕。他向他的律師道。「先生。謝謝你。但我在離去這個哀雪司地方以前。還不能够自信我已自由。我急於要離去這個地方。好好的休息一回。在你以爲這件案子幸得平反。好似我已奪得了什麼錦標。確有慶祝的可能。唉。但你難道想不到我今天所感受的麼。我想你們當律師的。都是沒有感情的人物。——唉。不。不。先生。

我並沒說壞你的意思。這事你給我辦得十二分盡力。我當然不會不滿意你的。祇是我此刻的腦筋。差不多已昏亂了。我在離去這個地方以前。決不會回復原狀。」那律師聽了這番說話。又見他的不安的狀態。知道他的神經上確實已有些紛擾。於是就和他點頭作別。目送他的馬車向火車站駛去。

米立安到車站的時候。恰巧還來得及趁那班往杜亭鎮去的火車。他走上月台時。竭力不使人瞧見。因他恐怕有什麼案子中的證人。要同車回杜亭去。其實那些杜亭鎮的證人。並不是天天在哀雪司的。並且也決不會這樣的巧。和他同趁一班

車。但米立安仍偷偷掩掩的上了車廂。又很焦灼的等了一回。才覺火車緩緩的開動。已離去哀雪司城。向他的本鄉杜亭駛去。他此刻覺得像脫離了死關。踏進了生命的境界一般。心中不禁大樂。他把身子仰靠着車座的背。又向對面的兩個坐客瞅了一眼。便回想到以前幾天的情形。他想起那法官的精密的問句。和陪審員的嚴肅的狀態。都是不容易承受的。但他到底應付得過來。此刻已成了一個自由的人了。他想到這裏。幾乎要縱聲大笑。那時他對面乘客中的一個。忽而把他的思緒打斷。那是一個上流裝束的人。米立安聽他說話時的姿態。便覺這人定是一個律師。那乘客

問道。「對不起。你可知道那個米立安。今天可已釋放了麼。我聞得他被押到這裏來審鞫的啊。」米立安不料有這一句問句。但他並不顯露他的真相。答道。「正是。他已釋放了。當我剛才進車站的時候。有幾個賣報孩子。正高呼着這個消息。」那律師模樣的乘客道。「這真是一件疑案。我聽說那個被殺的羅得思。起先有人見他是去見米立安的。後來就死在米立安的門前。故而據我料想。這米立安實在不容易恢復自由。你的意思怎樣呀。」米立安道。「我——我卻以為他應得釋放的。那羅得思是被手鎗打死的。警察們卻尋不到那行兇的手鎗。在勢米立安必不能把這支手

鎗藏在他自己屋子裏。因警察們已在屋中搜過。毫無痕迹。並且在警察聞信趕到以前。他也不曾走出他的門口。兇器既然沒有着落。他的罪名自然也不能成立了。」這時那另一乘客插口道：「那不錯的。報紙上說警察們曾在米立安的家中徧搜。雖是一吋的隙地。都曾搜查。並無痕迹。若說他把手鎗藏在屋外。因着警察們的急速趕到。當然也不成事實。」那律師模樣的人又道：「這兇器無着落的一點。當然是米立安借以辯護的唯一要點。但我以為那手鎗也許有尋得的可能。據我的眼光看來。這件事多分是米立安幹的。」那第三個人客微微的笑了一笑。說道：「凡一件謀殺

案判決以後。外界是是非非的議論。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最後的判決權。卻操在陪審員的手裏。這案子諒必就是這樣子決定的。」米立安忙接嘴道：「我的見解也是這樣。其實這案子的犯罪緣因。也不充分。你想一個人因着要購買他鄰近的一塊田。以便和他的田合成一塊。竟因此出於行兇。這罪因可能成立麼？」米立安說完。就把什麼人遺在他座旁的一張報紙。隨手取起。裝做讀報的樣子。把他的面部掩住。耳朵卻仍聽這兩個乘客的談話。那別一個乘客像是一個商人。對於這件案子的發案情形。不很明白。故而那律師模樣的客人。把這案的始末一一告訴他聽。米立安靠

着車座。靜聽那人重新敘述案情。據說這案中被控的米立安。本是一個農夫。他的鄰居羅得思。曾把那田的契約抵押於米立安。後來羅得思無力贖回。正要把田賣絕給米立安。忽而這羅得思就被謀死在米立安的門外。後來偵查所得。羅得思有一個親戚。已準備了抵押的款子。給羅得思從米立安手裏贖回。因此米立安想把他鄰居的田合成一塊的希望。便完全斷絕。這兩個人談了一回。那商人模樣的一客。把兩足翹上了車座。又很疲倦似的把背心靠着。說道。「唉。我今天很疲乏哩。」說時他抬頭向米立安瞧瞧。米立安的眼光正和他相接。那商人隨即閉了眼睛。作打盹的樣

子。米立安也說道。「我今天也疲乏極哩。」說完也就照樣閉着眼睛。但假使這時候米立安的眼睛還沒有合攏。他定可瞧見那律師的客人。忽把身子略略仰前。附着那商人的耳朵。低低說了一兩句話。形狀很是奇怪。

米立安到杜亭鎮的時候。天色已黑。他本是一個單身漢。家中祇有一個管家婦。和一個女僕。但自從他被捕以後。他的屋子便空閉了。他尋思這兩個僕人是否已知道他釋放的消息。他的朋友不多。他也不曾發電報告。論情這案子今天解決。鎮中人未必預知。況且他在判決以後的半點鐘內。就會乘火車回杜亭鎮來。更是別人所料想不到

的。因此之故。他預料他家中必仍是空無一人。他到車站時。那些人自然都瞧見他的。因此就不免引起鎮人們的談論。那車站站長曾向他招呼道。「米立安。我很喜歡見你回來。」但米立安似不曾聽得。絕不理會。他回到了家裏。果真是靜悄悄的。他進了那一扇厚重的橡木門。從甬道裏進去的。他的步聲便從屋角中發出回音。他因急急摸取火柴。那屋子本是空着的。但他覺得屋中似不止他一人。這大概是他神經作用罷。因他經過了這樣一番經歷。原怪不得神經上要發生異象。唉。他彷彿聽得一種聲音。因留神再聽。那聲音果然又發作了。他才明白那是壁爐中剩餘的煤塊。因着

他步履的震動。便一塊塊跌落下來。他尋了一回。尋着了一盞燈。燈油卻已點完。因又摸進他的更衣室去。才摸着了一隻有蠟燭的蠟台。於是點上了蠟燭。回到客室中的壁爐面前。坐在一隻老式的橡木椅上。他自思這樣子回家。可算是很奇怪的。又記得他在這一天中。並沒有一些東西進他的嘴。當午膳時候。法院裏的人們。強着他吃些東西。但他那裏吃得下呢。這時候他應得吃些兒東西了。他走到那鋪石板的儲藏室去。走路時很輕。似不願聽他自己的步聲。他見那家製的麵餅仍留在那裏。就取了幾片。回到先前的壁爐旁邊。他又想起他此刻既已回到自己家中。爲什麼坐在

這冷冰冰的空爐面前。卻不生些兒火呢。像這樣的寒夜。室中有了些火。情景當然要不同了。他因走到廚房裏去。取了一捆木柴。他的狗已不見了。不知已被什麼人捉去。他覺得明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應查究這狗的下落。

爐中既有了火。因着木柴着火發出來的劈拍聲音。便把屋中靜寂的景象打破了些。他心中略覺愉快。便從衣袋中摸出煙斗。又伸手到爐簷上去取他的煙瓶。這時他又聽得一種聲音。非常清楚。似有什麼人在樓上走動。這聲音也很特別。差不多像一個人赤着足在地板上往來。米立安微微一怔。手中執着煙斗和火柴。仍靜坐着不動。他聽

得那步聲已從樓梯上走下來了。忽而又不聽得了。似這個不知誰何的人。已走到了甬道之中。米立安摸出他的手巾。在額角上抹拭了一回。心中不禁惴惴不安。自思難道這也是神經作用麼。正在這時。他又聽得那步聲繼續發生。他料想這決不是他的管家婦或女傭。假使她們倆留在屋中。一聽得他回來。勢必早就出來迎接他了。這時那爐中的木柴。又發出爆聲。火勢也旺了一旺。照見那寬廣的客室。陰暗不明。那笨重的家具。也暗淡可怖。壁上還有兩隻古式的鐘。但望去已不很清楚。不一回。那爐火已低下去了。燭光也變成暗淡。那奇怪的步聲。卻已越發逼近。似乎這個人要走

到這客室裏來了。米立安聽得門鈕上旋動的聲音。因坐直了身子。目光向室門望着。他見室門開動。有一個人走了進來。這時不由的使他渾身發顫。大聲呼道。「出去。羅得思。快出去。」但羅得思仍一步一步的向他走來。米立安張大了恐怖的眼睛。瞧着那被謀殺的羅得思。白色的臉上。一面有一條黑痕垂掛。米立安等他走近。瞧得越發清楚。這一條掛垂的痕迹。不是黑的。卻是紅的。並且他的眼睛也向他睜着。米立安又呼道。「快出去。瞧上帝分上。快出去。」可是羅得思絕不理會。走到壁爐那一旁的椅子面前。就緩緩坐下。他們倆都不交話。故而室中除了米立安的喘息聲外。竟

完全靜寂。停了一回。那對面的羅得思才開口道。「這當真是你幹的。」米立安並不作答。祇張目向羅得思呆瞧。羅得思臉上卻現着一半譏笑一半得意的樣子。忽又把他灰白的面孔湊向前些。繼續說道。「你幹這事。也非常狡猾的。」米立安強制着答道。「你——你竟沒有死麼。但他們卻說這是一件謀殺案啊。」羅得思接口道。「那原是一件謀殺案。並且是一種很毒的謀殺計劃。你應知這是——」羅得思說到這裏。舉起一隻灰白的手指。向米立安指着。米立安不禁把身子努力退後。駭呼道。「不要如此。不要如此。請讓我自己。」羅得思冷笑道。「讓你自由麼。你想你應得

自由麼。論情你應得判一個死罪。但現在你還可以死哩。」米立安忽坐直了身子。放出一種勇氣來。答道。「我不會死了。時機已過。他們竟尋不出那支手鎗。我已得到了陪審員無罪的判決了。」羅得思問道。「那麼。你把手鎗藏在什麼地方呢。」米立安道。「你想我會告訴你麼。」他說這話時。他的精神似已振作了些。他實不願教羅得思覺得他是一個傻子。他假使是一個傻子。此刻已不免進了死罪的牢舍裏去了。羅得思再問道。「你把手鎗藏在那裏呀。你應得告訴我的。你的鎗彈已在我這裏。」說時忽伸手把他自己的頭拍了一拍。又接續道。「但我還不知道手鎗在

什麼地方。」米立安作堅決聲道。「你不會知道的了。」羅得思從他的椅子上立了起來。又問道。「手鎗在那裏呢。」米立安不答。羅得思走近一步。米立安忽伸出手來。好像要把羅得思推開的樣子。這時他又恐怖起來。大聲呼道。「快走開。我已自由了。這是我的屋子。你快出去。」但羅得思越發走近。他的眼中似顯着燐質的光。他的手指仍舊指着。他的灰白臉上的一縷紅液。瞧得更清楚了。米立安跳起身來。忽把他的身子藏匿在椅子底下。他又駭呼道。「走開去。我可以告訴。你手鎗在那裏。但你瞧上帝的分上。不要再走近來。」羅得思聽了。慘白的臉容顯露出一種得意的神氣。

他厲聲道。「那麼快些說。」米立安低聲道「就在那聖經裏面。那書架的右邊。有一卷厚大的舊聖經。那就是藏鎗的所在。現在你可以離開我了。」羅得思果然回身向書架走去。米立安忽偷偷的伸手摸取那爐旁撥火用的鐵棒。接着他又不禁放手。他自己覺得好笑。一個人怎能把同一的人謀害兩次呢。一回羅得思已把那厚重的聖經取下。帶到爐旁。爐中的火已熄滅了。那蠟燭也將點完。米立安想到眼前沒有別的蠟燭。等到燭光一滅。他不免和羅得思同處暗中。因而很覺惴惴。羅得思把聖經放在壁爐面前的地毯上。重新坐在椅上。向米立安道。「現在你指給我瞧。這手鎗究

在那裏。這是一本真的聖經。並不是一隻匣子啊。」米立安從椅子背後爬了出來。走近椅前。忽笑着答道。「不錯。那警察也這樣想的。但手鎗委實在這聖經裏面。你瞧着罷。」他且說且俯下身。從地毯上將聖經取起。又解開了扣書的鈕子。隨即將書的前面翻了幾頁。授給羅得思瞧道。「你瞧。就在這裏啊。他們竟想不到向這書裏來瞧。」他把那翻開的聖經指給羅得思瞧。原來那聖經的中部。用刀把書頁割成了一個空洞。恰足藏一支手鎗。羅得思作驚歎聲道。「唉。你這狡猾的狗。」米立安重複道。「他們竟想不到向這裏來瞧。他們把這屋子各部都已搜索完徧。承塵哩。

地板哩。什麼都經翻過。但他們竟想不到這部聖經。但現在他們已不能再尋到了。明天早晨。我就要把這東西丟到河裏去。並且要丟在多污泥的地方。以便不致再被什麼人撈摸起來。」羅得思又道。「你這狡猾的狗。但你的狡猾的本領。究竟還不很完備。」說時他把那聖經放在自己的膝上。米立安問道。「你這話有什麼意思。」羅得思將手鎗從書頁中取起。握在他的白色的手裏。答道。「我的意思就說這東西還裝着彈子。現在我打算送一粒彈子給你。真像你先前給我的一般。」羅得思且說且把手鎗舉起。但米立安的舉動更快。一揮手間。便把燭台上的蠟燭撲滅。於是他們

倆便都在黑暗之中。米立安從暗中摸索。向着室門走去。剛到門口。他正伸手去摸門鈕。忽覺他的手觸在一種冰冷而潮濕的東西上面。那是一個人的臉。臉的一面。還有些黏膩。他不覺大呼。呼聲中又聽得羅得思格格的笑聲。米立安奔回室中。靠着一隻圓桌呼道。「瞧上帝分上。饒了我罷。」在這當兒猛聽得有發鎗的聲音。同時那屋子似也坍壓在他身上。忽而眼前頓覺光明。他坐直了身子。張開眼睛。昏亂中見兩個人站在他的面前。原來他仍舊坐在火車裏面。他的神志回復了以後。忽見他面前的兩個人都疑目向他瞧着。他們的眼光中含着一種神氣。不

由的使米立安發生驚恐。米立安喘息着問道。「我可曾說什麼話麼？」那個律師模樣的人一壁坐下。一壁點頭答道。「米立安。你當真說過不少說話。我老實說。我在你閉目打盹的時候。便覺得你也許就是今天釋放的米立安。我想你剛才曾做過一個惡夢。可不是麼？」米立安想了一想。便答道。「假使你處於我的地位。經過了這樣一天的磨難。你也不免要做惡夢哩。你想我的腦經受了這樣一番的驚恐和懸疑。當然已不能夠平安。我一定已說過什麼沒意識的話了。」那律師答道。「你的話有意識沒意識。不必我們來說。我想——」米立安急忙接嘴道。「先生。這真是沒

意識的。我的腦經已錯亂了。此刻還是這個樣子。我的夢當真是異乎尋常。我想——我想我不是講起什麼手鎗的話罷。」那另一個商人模樣的乘客道。「正是。你說起過一支手鎗。這手鎗卻很特別。你說是藏在聖經裏面的。」米立安的臉色立時灰白。但仍勉強答道。「唉。你說下去。這真是很有趣的。我還說什麼別的話呢。」那律師說道。「我想——我想現在我們不必要多說了。」米立安立起身來。臉上顯一種驚憂的樣子。答道。「現在麼。你們既說現在不必多說。那麼你們不是打算把我送交警察。重新到我家裏去搜一搜麼。」米立安說完。向那兩個人瞧了一回。那兩個人竟

都不回答。米立安又道。「好。那麼你們不免要失望了。」那兩個人還想不到他這句話有什麼用意。忽見他握住了車門的門鈕。把門拉開。立即向車外的黑暗中跳去。這兩個人一見。因此都驚愕起來。接着一個人就把通話的鈴繩拉了一下。招呼司機的人停車。

幾分鐘後。米立安的屍體已從軌道旁邊抬了起來。送到了一個附近的小車站上。那律師模樣的人向他同車的客人說道。「同一的謀殺案件。在法律上不能夠判決兩次的。米立安既然逃脫了法網。本可以自由平安了。但他似乎並不知道這點。」那商人答道。「雖然他逃脫了這世界上的

法律。卻逃不掉別一個更高世界的法律。唉。這件事委實可怖。請你把你的白蘭地酒再給我飲一口罷。」

(完)



鷓鴣天

(野鶴)

風緊鴉聲斷復連。登臨難得晚晴天。高槐細柳飄零盡。千里平沙在眼前。
人欲老。髮先寒。新來慷慨亦無緣。殘陽祇許低徊看。一路欹斜踏影還。

烏夜啼

(前人)

綠楊枝上啼鶯。一聲聲。底事動人愁緒不能聽。春自去。花自暮。亦平平。無奈當年陳跡未忘情。
綠楊枝外高樓。晚風柔。攜手良宵同看畫簾鉤。憑一語。送君去。敢相留。祇是他年春好莫回頭。

智力勇

東

此三種要素為各項運動
 求勝利者所必需而此三
 要素乃來自每日一杯之
 桂格麥片

故現今世界上著名之運動家無
 不日食之蓋因其中含有極大之
 滋養力以堅強筋骨並與各器官
 以非常之氣力使精神飽滿足以
 抵抗疲憊耳其味尤鮮
 美可口且易消化

桂格麥片之罐形雖較市上平常之麥
 片罐為小但其罐內所儲之實量則獨
 多此乃由於儲裝之鬆結無關外形
 贈送兒童新歌曲 此書係集富有興趣
 之歌謠精繪圖畫用七套彩色石印印成
 精美異常如荷 索取請 附郵票二分
 逕寄上海第六五〇號郵政信箱即寄奉

上海黃浦灘 美商貿勒洋行 經理
 路二十四號
 香港德輔道中 美商同益洋行



Quaker Oats

售出有均店貨百處各



婦女 (文)

25-4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棕欖香皂



爲何用香皂？

若有以「爲何用香皂」爲問者
吾知雖屬童孩亦必以「用香皂
所以清潔皮膚」爲答也然默察
世之用香皂者則往往反是雖用
之而並不究其能否清潔皮膚一
若不知用香皂之原意也者竊以
爲惑矣

棕欖香皂係沿數千年相傳之古
法精製而成與今之專重香氣不
講用後對於皮膚之如何者不同
凡用香皂而欲不負吾人用香皂
之原意者惟此棕欖香皂而已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十二號 棕欖公司謹啓

犁牛之子

茗 狂



紅柳村。位置在山麓之下。乃是一個很冷僻的村莊。村中人都以務農爲業。絕少出外經商和讀書的。好像世界之上。除了農外。沒有別的職業。大足表現出我們農業國一種特殊的精神咧。不料在這時候。忽有人出來作一種破天荒的舉動。這種舉動。簡直可稱之爲空前未有的大革命。不過革命二字。他們也不知道。不是如此稱呼罷了。原來這人就是住在村西的李老寡婦。伊的兒子李松文。在村中人的眼光中瞧起來。也和常兒一般。不見得有什麼特異之點。可是伊却不然。好似具有先知。已知他是一個偉大人物。絕不能默默無聞。在村中當一世老農的。所以也不徵求別人的意見。竟毅然決然

的。送松文到城內學校中去讀書了。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一般老爹們。都把旱煙袋敲着。爭說李老寡婦糊塗。李老寡婦糊塗。許多中年人及少年人。也都在那裏暗暗好笑。看伊送兒子到城中去讀書。到底讀出個什麼來。難道還望伊兒子作官。伊好做老夫人麼。伊的鄰居快嘴王四嫂。最是直爽不過的。便走過來。向伊責備道。李嫂嫂。你也太沒有打算了。我們這種人家的孩子。只要能看看牛。種種田。把業務經理好就是了。識字不識字。實在不算什麼。你又何必費這們一筆大本錢呢。伊笑道。你不知道的。你說我沒有打算處。正是我絕有打算處。王四嫂倒被伊弄得無話可說。嘴唇鼓得高高的。管他走了。

松文在城內學堂中畢了業。轉學到上海去了。學費雖然比從前又大了一些。然有李老寡婦雇了兩個佃工。竭力經營田事。每年所得。除了開消。悉充學費。不足。再辛辛苦苦的。自己織了布。賣出錢來。補充上去。如此勉力維持。倒也不愁學費不繼。不過村中人。仍在那裏竊竊私議。說伊太自尋煩惱了。將來一定要後悔不及咧。伊那高隣快嘴王四嫂。自然也是同樣的論調。

松文自從轉學上海後。因為川資的問題。遵着母親的吩咐。逢着年暑假也不回來。李老寡婦久不見

兒子的面了。不免有些思念。逢着事情閒了。獨個兒坐在家中。或是靜坐織布的時候。也常常感着寂寞。心想兒子如果在家中。不是大家可以談談麼。偏有那不識趣的王四嫂。又這會兒來對伊說。伊的兒子阿牛怎樣的能幹。不但能看牛。併能幫伊織布了。那會兒來對伊說。阿牛怎樣的孝順。自己吃賸的半個湯糰。因為想着了娘。也水淋淋的塞進伊的口中來咧。李老寡婦聽了。倒也不由的有些心動。想叫伊的兒子回來了。但一想到了伊兒子的前途。這顆心也就訖然不動。

不久阿牛娶親了。養兒子了。王四嫂得意的了不得。常常對李老寡婦說道。我們鄉下人家。養了兒子。只要替他討了親。添了孫子。事情也就算完了。別的一點可以不要呢。你家的阿松。不是和我家的阿牛同年的。你如果不是教他遠遠的去讀書。不也老早抱了孫子麼。李老寡婦聽了這番話。常常弄得無話可答。

十年苦學的李松文。居然在大學中舉了業。併做了校中的助教。校長又對他十分契重。硬要把女兒許給他。他寫信告知了母親。為求辦事便利起見。就在上海結了婚。三朝後。便雙雙回家省親。這個消息傳到了村中。大家都為李老寡婦歡喜。再也不敢在背後議論伊了。王四嫂也來大獻殷勤。說你家

的松官。如今不是差不多已做了一個官麼。你那親家翁是個校長。聽說就和從前的道台一樣。那他的女兒。就是一位千金小姐。如今來到這裏。你家中陳設得這們樸陋。不是坍了你家松官的臺麼。依我說。還是到城中去。另買一堂新家具來罷。李老寡婦雖是捨不得錢。然恐坍兒子的臺。倒也聽從了伊的說話。托人到城中去買一堂新的來。把這七零八落的舊家具。束之高閣了。誰知家具買好。王四嫂又來慫恿伊說。你這身衣服太是老古董了。還是換一身時式一點的。免得被你媳婦笑。併免得坍你兒子的臺。李老寡婦起初再三不肯。說讓他去罷。如果照了你的話。不是成了一個老妖精麼。但是經不得王四嫂一再絮聒。也就軟化下去。終究依了伊的主張。併請了城中一位女朋友做顧問。買了一身較爲時式的衣服來。

李松文夫婦雙雙。果然回到紅柳中了。害得村中人好似看會一般。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爭着出來觀看。却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去和他們夫婦倆說話的。那位又能幹。又孝順的王阿牛先生。更是嚇得縮在人背後。就連氣也不敢歎了。連得他的母親快嘴王四嫂。平日是何等會說的。如今也噤若寒蟬。祇躲在門旁偷偷張看。他們一路走來。已到了家門前。李老寡婦早在門口等候着。一見兒子已長成得

如此高大。穿了一身洋裝。活像洋大人一般。同來的一個女子。大概就是媳婦。更是淡裝濃抹。打扮得和天仙女一般無二。嚇得伊有些發抖起來。一句話也不敢說。也不能說。祇呆呆望着。還是松文有主意。忙把伊扶了進去。納入一張椅中。雙雙行了一個大禮。倒慌得伊受又不可。還又不可。手足不知所措。

伊逃也似的。逃到了廚房中。想燒些點心給伊兒媳吃了。不料在這時候。忽然一連打了幾個寒噤。一陣陣的冷起來。想要支撐着。却再也支撐不來。只得回到房中。向牀上納頭便睡。

松文引着他的妻子。瞧看各個屋子。伊道。你不是曾對我說。家中完全是農家的佈置麼。我在城市中住膩了。聽了這話很歡喜。頗想嘗嘗田家風味。如今這種不倫不類的新家具。又是誰把來換上的。松文道。定是母親聞得你快到了。所以買了來換上的。伊道。你母親也太費心了。說着。已到了李老寡婦房中。只見伊臥在牀上。身子不住的抖動。松文忙問道。媽媽。爲什麼如此。你莫非有了病麼。李老寡婦呻吟着答道。不打緊的。大概受了點涼了。松文這時一眼瞧去。忽然瞧見他母親的一雙護膝。放在牀前檯上。暗想我母親是終年不去護膝的。如今爲何脫了下來呢。便道。媽媽。你既然受了涼。快把護膝

穿上罷。讓我們來替你穿。說着便招呼他的妻子。各人拿了一隻護膝。替李老寡婦去穿。只見伊脚上只穿着一雙薄薄的絲襪。伊素來是穿慣護膝的。這種情形那裏弄得慣。自然要受冷了。於是夫婦雙雙。趕快替伊把護膝穿上。伊見了。心上好生快樂。樂極了。竟致掉下眼淚來。

(完)

清宮中習語之一斑

老佛爺。宮人對西后之稱。

萬歲爺。稱皇帝仍明稱謂也。

皇額娘。滿語謂皇后。

主子。宮人稱后妃。

野意膳房。皇帝之小膳房別於御廚房。

薩滿達。滿語坤寧宮祭神女官名。

女子。言宮女也。

達他。滿語筆帖式。

他擔。滿女僕人處所。

蘇拉。即聽差次於太監。

嫫嫫。即俗謂女僕。

姥姥。謂穩婆。



初面

朱振霄

我又來到了闊別三載的S城，與匆匆地下
了火車，就跨上馬車，上橋下橋轉灣，目的地到了。

路上車馬很熱鬧，但當我坐在車中，只聽着
得得的馬兒行走的單調而重複的蹄聲，這時我
一切的思想都隨着車輪滾去，默無一語。幻想到
心坎中的她，便覺得她在我身旁，羅袂輕舉長髮
委地而將與我細語。忽的又是一輛馬車，從後面
趕來，走得比我們那輛快，追着了我們，又追出了

我們，馬蹄聲笑語聲，驚醒了我的幽思。我恨恨地
轉過頭去睇視：車中坐着一對青年的男女，低着
頭唧唧密語，他不知道說了什麼，她嘻嘻的笑了，
一頭撞倒在他懷裏，笑不可仰。他們在我面前經
過，她毫不驚疑的抬頭看了我一眼，仍斜貼在他
懷裏，那男子卻呆呆的看着我。眨眨眼他們的車
輛，前面去了，不由我不仰首凝望着。

我們承蒙L君的介紹，神交了半年多，她的

容貌，憑着她贈我的芳影，約略可以想到，但是她的音調是什樣的，我真可不知道呀。電話中我問她：「你是誰？」她答我：「我是M。」但她沒有回問我：「你是誰？」就和我談話了，我不由的起了狐疑，她的同學惡作劇，偷接了不成，以致不暇詳詢了；可是我又不肯否認，堅決的否認，電話中的嚶嚶鶯聲，不是我心目中的她麼。猶豫了片刻，便從權應變，很簡單空泛的談了幾句。

「會了面的第一句，究竟說什麼才好，可惜我沒有經驗，——不，愛情沒有經驗的呵，——哦！愛情的威權，多麼偉大呀！誰想到今日之我，也顛倒其中呢？——愛情真是最神祕不過的，Y妹面

貌也不差，性情也不差，她幾回的向我獻慇懃，我總淡然，流水無情，此刻想到了，也回答不出其所以然，那時的她，不知多少悵惘哩！——她或者現在還怨着M呢。……」我坐在車上，思潮的起伏，比甚麼都快，想着了甲，又連想着了乙，……丙：……丁：……

我幾次張大了眼睛，望着街上亂看，表示不再胡思亂想了，到了她校裏，見了她面，自然有話說的，想也不會做木頭人罷。真是自尋煩惱，我自己默責着自己：

癡立在N校的會客室裏，五分，十分，十五分，足足待了二十分鐘，那時的我，可不成了熱石頭

上的螞蟻，立也不是，坐也不是。坐了，又怕她嫋嫋來了，招呼不方便，然則立了看牆上的照相，又發生了許多的問題，立得進的呢？立得出的呢？立得太進了，她走來沒有覺得，她羞慙慙地將如何喊我？立得太出了，倘使走過的人，無意的來望我一眼，我差認了向她招呼，鬧了笑話怎好？照片上得到的影像，究竟淡漠而渺茫的呵。

她手上繞着一方小花手巾，嫋嫋的走進會客室來，微微的一笑，接着大家顛了顛頭，她就走過來，拖開一隻椅子請我坐，我倆便並肩坐下。我爲急智所趨，便道了昨晚不能踐約的歉忱，作爲開場白，她也卽回遜了幾句。可是我就發覺。昨天

第二次的電話中，已道過歉了，一之爲甚，其可再乎？很覺得不安，幸而她沒有覺得，仍和我沒東沒西的亂談了一陣。我有幾次睇視她的芳容，當她回看我一眼，便閃目避開了，我譏笑自己，是一個懦弱者。

細聆她的音調，和昨天電話中的絲毫沒異，我神經太敏呵。

我們倆下午遊W園，起初找不到一輛馬車，她真摯的對我說道：「沒有馬車，寧可走的，黃包車可不要叫呵。」

這天風很大，她在馬車裏，兩手微摘着手巾的兩角，在風中吹玩，飄飄欲仙，我也升上手去，摘

了兩角，拉得很緊的，手巾受了風，向後面凸出。她忽將兩手放了，手巾就墮在我手裏，我心不由主的望了她一眼，她微微的對我一笑。

在園中最僻靜的一角，我和她揀了一隻長的椅子並坐着，看那矗立的青松，明月的方池，從濃密的松枝間，穿過了幾絲柔弱的陽光，松影條紋般交織在水面上，吻着水中的天色。我看得出神，回過頭去看她，正和我一樣。不禁握了她的手，走近池邊，細細地賞領，人影閃動在拂動的葉影上，心影綽約在流水的中心，只聽得風吹水波的細聲，若斷若續的小鳥啼聲，我倆呆呆的立着，看着聽着，隨了牠們的聲影，沈醉在這仙境一般的

自然界裏了。

我心中忽然有點感觸，於是說道：

「人家說自然界是偉大的美麗的，我總不以為然，偉大在那裏？美麗在那裏？一個人快樂的時候，看出來什麼事物都偉大的美麗的，何獨自然界呵；失意悵惘了，觸景生愁，反正沒有自然界，好得多哩！至於偉大兩字，更是不切，我時常比自己，開在極高的山上的一朵野花，俯視山下的所謂世界，直是有事有物，都小得不值一看的，回顧我自身，才是世界上最偉大者了；但是我知道，山下的人看我，也只當是一件細小等於零的東西。到底是誰小誰偉大呵？」

她唯唯聽着。

對面吹來一陣風，把她的雲鬢，吹亂了數絲，橫吻在粉靨上，隨風飄動着，她便伸起右手來，左右的撩了幾撩，因為左手還在我手裏。我在她的幾撩之中，發見她手上的戒指，刊着一個英文字，什麼 Jacey 的，我便問她：

「Jacey 作什麼解釋的？」

「Jacey 是我的名字，沒有什麼解釋的。」

「你又俏皮了，好的，我以後有了事體，也會不告訴你的。」

「好！我說我說，不過說我俏皮，我可不承認的，沒有一個人，再像我爽直的了。」

「有的，有兩個咧，一個已死了，一個沒有生。」我搶着說：

她瞟了我一眼，繼續說道：「Jacey means always happy，我們英文先生 Mrs. Hearn 給我取的，不知這個解釋確不確？」

「你是快樂之神的驕兒，日常過了快樂的日子不算，名字也取了快樂，多大福氣呵！像我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千四百四十分鐘浸沒在憂愁煩悶中的。」

「快樂是要自己尋的，」她似乎有些不悅，教訓式的說道：「現在的青年，十個之中，到有九個，我敢說，出口閉口是煩惱，此之謂自尋煩惱。他

們簡直不想快樂，不要快樂，怎好怨上帝，沒有給他們快樂呢？」

「誰是癡的，鎮日價不想快樂呀！你是老年人。」我不服氣強辯：自己也覺得沒有理由的。

「我不和你強辯了，我們在園裏走走罷。」她笑道：

我們緩緩的步行着，有時也小立了一會，再望着前走；走馬看花，如畫的園景，一處一處的望身後退去。這天很冷清，遊人很少，風吹樹枝的簌簌的響聲，和着我們的步伐奏着，我凝神細聽，似乎很幽雅。

穿過那長樹夾道閒靜無喧的曲徑，到了一

處所在，忽然聞到一陣芬芳的花味，抬頭看見一座崢嶸曲折的假山，立在面前，一片粉紅絳黃淡紫雪白的野花，臨風嫋娜在山崖上向人微笑。我們走近去吻着撫着。她立在花叢中，更覺得豔麗煥發，與花爭美，我笑着說道：

「你是個畫中人！」

她不覺一笑，擷了一朵白的花，插在我胸前的袋裏，我起初想取笑她，毀壞公物，但又覺得不妥，仍咽了下去。

我倆靜悄悄的立了一會，預備走了，我記得她會唱歌的，並且唱得很好聽的，便又立定了，請她隨意唱一隻歌曲。她拗不過我的懇求，便輕吐

珠喉唱了。

這樣甜蜜的聲音，這樣柔和的聲音，我簡直出了世沒有聽見過。哦！就是她的嚶嚶的鶯聲與秋水的眼睛，已儘夠我的傾倒了。

我們在園裏好得多走完了，腳裏也略微覺着有些酸痛，便到亭子裏坐倒休息着。我忽然記得上一次我的信，去了六七天，她才回覆我，等的我望眼欲穿，那時的心焦，現在想起了，會覺得有些憤恨。我想這時責備她幾句，但是又覺不與，還不如裝出些可憐的樣子來，訴述那時的苦況，一定可以換得她的哀憐與同情，我想到了她賜予的哀憐與同情，不覺又感到許多愉快。

她看着我呆想，笑着問道：

「你在想怎麼呀？呆呆的出神。」

她的驕聲，穿破了我的幽思，倒覺得一呆，一時回答不出話來，推託說沒有什麼，她也笑着不追問了。我又想把方纔想的，如法泡製，但是覺得機會錯過了，說了沒有什麼，好像又有了什麼了，我嘴唇皮動了幾動，仍是忍着，沒有說出來。

她看着我這種情形，忽的紅雲朵朵，傾着頭弄手巾，驕羞得怪可愛，須臾，她的晶瑩的眼眸，又很甜蜜的射着我，等我說什麼似的。

我知道她誤會了，指着亭外道：

「那面走來了幾個人，你看。」

「第二個是C校的體操教員V君，其餘三個，看不清楚。」她眼睛很快，輕輕的告訴我：

「體操教員，最容易認得，因為開運動會的时光，她們的風頭最健，誰多注目的。」她補足上句的口氣：

我們走出亭子，行不到二十幾步，當面遇到他們了。八隻眼睛，骨碌碌的望準我們，神氣怪可笑的。我待她們走遠了，對她道：

「幾隻賊眼，多麼可怕呵！」

「現在的男子真壞！看見一個女子，旁邊有男子同着，在他們還算看得很客氣，若是一個單身的年輕女子在路上走，他們看起來，真還要很

哩。」

「女子看男子，恐怕也是一樣的罷！」

她似乎有些怒意，清脆的道：「我沒有經驗！」但是她的氣憤，正如夏天的一陣急雨，只要一過去，豔麗的青天，便又顯現出來了。她又帶着笑說道：

「你可曾給許多女子很很的看過沒有？」

「我沒有經驗！」我起初看她有些微怒，方才的失言，很覺得不安，現在看她又如平常了，我便也來裝裝動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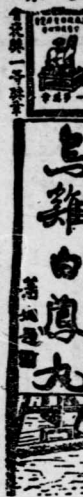
「你氣性真好呵！」

「不，不，說說玩的，請你原諒我好嗎？」我看了看手錶又道：「呵呀！時候多麼快，五點一刻了，我們可要回去罷！」

(完)

廣東種德園著名各種良藥 商部嘉獎

婦科聖藥



此丸請認五彩花徽盒面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虛不致魚目混珠主治

久不受孕血崩小產氣鬱癆瘵飲食不思胎動腹痛產後失調各症經以靈速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之可以壯身補體活血通經能免後來之病源誠婦科獨一無二之聖藥也(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中單料一角一

品小丸每兩洋一元加料小丸每兩五角單料二角半 著名良藥化痰橘紅半夏露 治諸般

新久咳嗽痰涎氣喘 海狗腎精片 每瓶洋一元二角如患腎虧

服之奇效每瓶一元 玉樹

神油 此油止血止痛第一聖藥如患湯火燙傷刀傷疔瘡

此油乃本園著名良藥遠近皆知所治各症無不應驗誠居家出門四時常備之良藥也如蒙批發特外克己每大瓶一元中五角二角一角小五分面購即寄藥目過多不能盡錄另送丸藥全錄

總發行所上海河南路老運捕房對門 廣東種德園老藥局

Pro-phy-lac-tic 刷牙病禦齒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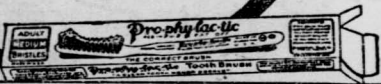
無處不到 ● 無垢不克



保齒禦病牙刷係用科學方法製造可使齒面清潔處處爽淨其凹形之刷面完全配合口腔齒狀之刷毛可以深入齒隙刷端又有較長較密之毛以刷滌牙之內面及尋常不易刷到之處一經洗刷即無不到之處亦無不潔之牙世無牙刷能如保齒禦病牙刷者亦無無隙不入無垢不克如保齒禦病者保齒禦病牙刷佳料良工製造故又能經久耐用也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

清潔之齒 · 永不敗壞



請認字號 文四有均上綱及匣其皆出中匣紙色黃於裝常

刷形三分 成年童幼 幼中 上海路 黃浦四號 美商洋行經理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白龍香煙

獨步一時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請聲明由小說世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STORY WORLD.

初雪

(法國莫泊桑原著)

朱瘦桐譯

克綠賽德很長的散步場。圍繞在碧藍色的海洋岸邊。望遠愛司帶高山。突出於海的左面。沿着水平線再點綴了許多奇怪的尖頂建築品。右面呢。聖瑪勒利及聖惡拿辣二島嶼。橫臥在海裏。顯露着叢生在背脊上的松林。

寬濶的海。高峻的山。天生爲嘉納島的屏藩。住居在城中的市民。終日像睡眠在日光中的一般。從遠遠裏望過來。祇瞧見照耀得射着奇光的屋頂。羅烈在山的下面。好像暗綠色的山石上。渲染了許多白點。

近水的一邊。做了一個木柵。引入很清潔的流水。是便利那些到散步場來洗澡的。那時甫過寒冷的氣候。在冬季裏竟是很溫和的日子了。望到私家的園裏。祇看見橘樹檸檬樹上滿生着黃金色的果實。婦女們用着很慢的脚步。走在沙泥的路上。後面跟隨了頑鐵圍的孩子。同着各人的丈夫。并肩齊行。互相笑語。表示親愛的態度。

年輕的少婦。從一所很精雅的小屋中走了出來。他立定了望着許多散步人很快活的踱來踱去。他跑了二十餘步。覺得有些疲倦。口中不住地喘氣。坐在面海的那只椅上。她淡白色的面貌。像死的一般。她咳嗽。用着透明色的手指。安放在嘴唇的上面。像要想停止這虛弱的咳聲。

她仰看充滿陽光的天空。飛滿着的燕子。回眸瞻望那愛司帶山的頂。同着明媚而蔚藍的海。她不禁微露笑容。喃喃自語道。

哦。我是怎樣的幸運啊。

她知道自己將要死了。再不能看見爛熳的春光。這樣一年裏。仍舊在這深長的散步場。看見這些。飽

暖溫和地方的空氣。心坎中常常充滿着希望愛情幸福的人們。同着漸漸長大的孩子。在她的面前經過。而且現今存在的肉體。將腐爛於橡樹的棺中。祇有一堆白骨。深埋在她生前自己所購置的絲的衣服裏面。

她不能生存了。她的生命要別的去繼續了。她的一生。也就此結束了。她到也並不憂慮。微微地露出笑容。她用着自己有病的肺葉。盡力地呼吸場中的香氣。

她想起了父母把她嫁給與諾夢國的紳士。到現在已經有四年了。這是一個很強壯而率直抱樂觀的男子。把他配合給一個不認識的男子。她本來很不願意。爲不願違抗她父母的意思。後來她也點頭示意而應允了。她是巴黎人。很快樂的享着生命的幸福。

她的丈夫領她到諾夢國的住宅中。房屋是一所用白石築成的。屋的四周。圍繞着很老的樹木。屋的正面。種了一叢松樹。外面便不能望見他房屋的全部了。右面。從間隙中可以望見坦平的土地。一片荒野。直到遠得瞧不清楚的地方。斜角形的道路穿過了木柵。接連那離開三基羅邁當遠的大道。

哦。她完全憶想及了。第一天到新的住宅內。後來她的心就覺得孤獨了。

當她從車中下來的時候。她望着那屋說道。

此處不是快樂的地方罷。

她的丈夫含笑的回答。

吓。你看築造的這般安適。我絕不覺得有討厭的地方。

從這天起。他們倆度着甜蜜的日子。她也不覺得日長哩。如是經過了一星期。沈溺於愛媚的河中。

她又管理着內部的操作。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不覺又是一月的光景。都是注意那麻煩而枯寂的生活。她知道生命的價值和着物件的絕大關係。她也知道像人家所能留意雞蛋價格的高下。是隨着季候有關係的。

這是在夏季了。她到鄉間去看農人的收穫。溫和的日光保存着她心中的快樂。

到了秋季裏。她的丈夫出去打獵。每當清晨。就領着二隻獵狗梅獨爾、及米而柴出去。她單獨的留在家中。也不覺得煩悶。她很喜歡亨利（丈夫名）然而他也不忘記她的。當他歸來的時候。狗也嗅得出

他們倆愛情的氣息。夜來。她用着像母親般的慈善。無限的溫存。去照顧蓄類。給牠們沒有爲丈夫用過的幾千愛媚的小名。

他常常把自己打獵的事情講給她聽。他舉出曾經遇見竹鷄的地方。很奇怪若瑟的田間。沒有覓得野兔。他又很憤怒的討厭勒歇勃梨歐的行爲。因爲那厮繼續不斷的跟隨着到田邊。射擊他所養的野獸。妻子心中一面想着別件事情。嘴裏隨意的回答道。是啊。這確然是不好的啊。

諾爾夢第的冬季。是很冷而多雨的。良久的大雨。落在直立像刀口向對着空間。那個尖形屋頂的青石版上。路上像開着爛泥的河道。鄉間完全變成爛泥的平地了。人們祇聽見雨水落下的聲音。祇看見羣鴉在空中飛舞。像一朵黑雲。鼓着羽翼。向田間飛去。不多一會。重又蜂擁般的飛起來了。

傍晚的時候。暗黑色的羣鴉。都來棲息在房屋左面的一株梧桐樹上。發出震人耳鼓的叫聲。不久牠們從這株樹到那株樹的飛躍一回。像在交戰的一般。也就縮頸安息了。

夜來。她常常看見這般景象。暮氣罩籠大地的寂寞。更爲加深她心中的憂愁。她便呼喚僕人燃點了一盞燈。她坐近了燈旁。重又燃燒很多的木柴。總未能使浸透溼氣的牆壁。爲之溫暖。在會客室裏。在

喫飯的時候。她到處覺得寒冷。直透進到骨髓的裏面。她的丈夫祇有午餐時進來一次。因為他不停的打獵。或去管理收穫、耕種以及田間的種種工作。

有時他手上染着泥污。摩擦着雙手說道。

年成怎麼的不好。

或者說道。

生了火。竟有這樣地溫暖啊。

有時他問着道。

今天人家說些什麼話。你覺得快樂麼。

他是有幸福的。一些沒有疾病。沒有抱着什麼志願。在單獨的、壯健的、平安的生活中。也不夢想着別種的事情。

到了嚴寒的天氣。雪也落過了。她呼吸着屋中結冰似的冷氣。便有些支持不下。某夜。她請求她的丈夫道。

亨利，你該當在屋中安置一隻火爐。烘暖那些牆壁。確實的和你說。一天到晚。我簡直得不到溫暖的時候。

他將住居在這裏以前。曾禁止一個無稽的意思。便是安置一隻火爐。在他的屋子裏面。現在聽見妻子的說話。他用着肺部完全的氣力。發出一極大的笑聲。回答道。

安置一隻火爐在這裏。安置一隻火爐在這裏。這是極妙的滑稽啊。

她固執的請求道。

我老實的對你說。我要凍傷了。你沒有看見這狀況。因為你是常常出去走動的。但是我要凍傷了。

他常常的笑着回答道。

佈置得若是的安適。爲健康的最好的方法。你要更沒有疾病了。我們不是巴黎人。生活在木柴堆裏的。哦。春季是將近哩。

當了陽春的時候。受着一個極不幸的打擊。她的父母在車中遇害而死了。她去巴黎爲參與那個喪禮。憂悶占據在她的思想裏。大概有半年的光陰。方才漸漸地消滅。

美麗和煦的日子。都爲着憂愁而消失。當隆冬又屆的季候。她預知黑暗的時期又將開始而來了。她一些也不做什麼。一些也沒有遇到什麼。一些也沒有那一種奢望。能激動她的心潮。醫生曾經診察過她。說她是不能生育孩子的。

比去年更尖利的冷氣吹着她。她擴張那寒慄的雙手在大的火燄上面。發炎的火烘溫了她的面部。但是結冰似的寒氣。像潛入她的脊背裏面。介乎肉體和衣服的中間。

她全身都抖顫起來了。無限的陰險的。奮激的空氣充滿在室中。不時吹撲在她的面部、雙手、以及頸項。好像和她結成仇敵一般。

她重又說起要安置一隻火爐。但是她的丈夫聽見了。仿若向他要求那天上的一輪明月。接受這個裝飾品的允許。好像在巴納維發現希臘的石刻。是同樣不可能的。

一天。爲着某事到羅安去。他帶歸一隻很可愛的紫銅小爐子。給他的妻子。笑着說道。「這是一隻便於攜帶的火爐。」他想這樣的烘着。總能使他的妻子不覺得寒冷了。

十二月將過去哩。她自己知道總不能常久如是的度日。有一夜。她很膽怯的說道。

亨利。我們總不能在春季之前。在巴黎去住居一兩個星期麼。

他很驚訝的問道。

到巴黎去麼。到巴黎去麼。爲什麼若是呢。唉。不能。住在這裏是很好的。有時你爲什麼有這樣的奇怪思想。

她半吞半吐的說道。

這樣方能使我消散胸中的積悶。

他一些也不懂。答道。該當這樣能使你散心麼。看戲麼。宴會麼。你當知道了此地。便不當盼望那任意的行爲哩。

她在話中受到了侮辱。也一聲不響。她是膽小的。溫和的。不願反抗的。沒有不願意的。

某一夜。她又望見一大團像黑雲似的鴉鳥。在樹的四周旋轉地飛舞。她因之又唏噓的哭泣起來。丈夫進來看見了。也十分的驚異。忙卽問她道。

你爲什麼這樣呢。

他是有幸福的。總弗曾夢想到別的生活。以及別的快樂。他是生產在這憂愁的地方。長大到現在。株守在自己的家裏。身體及思想方面。都覺得很爲滿意。他不知道人們都有絕大的志願。渴望那時常改變快樂的玩意兒。他總不懂到自己不是自然界的某種動物。終年居在同一的地方。他好像也不知道春夏秋冬的四季。爲大多數的人類。都有新的快樂。在冬季的時候。

她一時不能回答了。很快的拭去流淚。口吃的說道。我有……我有些憂慮。我覺得有些厭倦……說到了這句話。好像被恐怖握住了。便不能再說下去。後來。她又鼓着勇氣。繼續地說道。

我覺……能有些寒冷。

他聽見這話。便勃然大怒道。

唉。常常存着安置火爐的心思。但是你看啊。你不是從到了此地以後。連咳嗽也沒有患過麼。

她回到自己的臥室裏面。因爲她前曾要求獨是一人睡的房間。睡後覺得很冷。要這樣直末的時期。她又想起她的丈夫怎能對她若是的說。

你不是從到此地以後。連咳嗽也沒有患過麼。

心想倘若真患着病。她咳嗽了。丈夫總能知道她是因爲呼吸了寒氣的原故。

一腔膽小的、微薄的憤怒。堅執着她。

使得患了咳嗽。那時她的丈夫一定要憐惜她了。好啊。她咳嗽了。他聽見咳嗽的聲音。定必去請個醫生。她丈夫看見這個狀態了。他看見了。

她赤着腿。赤着脚的起牀。小孩子般的思想。使她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要一隻火爐。我將要得到了。我常久的咳嗽。他決定爲我裝置一隻的。

她坐在椅子裏。幾乎一些也不穿什麼。她坐待了一點鐘。兩點鐘。覺得發抖起來。但是仍舊沒有咳嗽。當時她決定用着一個大的方法。

她一點也沒有聲音。從臥室裏輕輕地走下梯子。開了花園的門。地上深裹着雪。像死的一般。她赤足奮勇的向前行去。踏入這輕輕而冰凍的水草裏。感覺得寒冷的痛苦。直透進她心坎的裏面。這時她還伸着別隻脚慢慢的踏過去哩。她已走盡了雪地。自言自語的說道。

我要直走到松樹的那邊。

她喘息的小步走去。每次她的腳踏到雪中。使她冷得氣也幾乎閉塞了。她用手接觸到第一株的松樹。像確信已達到自己的志願了。她方返身轉回過去。有時跌坐在雪裏。同時又握了雪。摩擦胸部。她回到臥室。睡到一點鐘的光景。覺得像喉中有蟻窠似中。許多的螞蟻。好像在肌肉的神經中疾行。這時她睡着了。

到了明天。她咳嗽大作。不能起牀。她的胸部也十分腫脹。發熱得不省人事。在這昏迷的囁語裏。仍說着要一隻火爐。醫生也要求裝置。亨利含了憤怒的逆意。祇得應允了。

她肺部感受着很深的病根。有生命上的憂慮。恐不能告痊了。

醫生說倘若她再居留在此地。恐不能生存到冷天。於是丈夫特地送她到南方去養息。

她到了加納島。認識了陽光。玩賞着海洋。飽吸着橘花的香氣。

到了春季。她就要回到北方去的。但是很怕病的痊愈。及故鄉的長冬。她稍覺到好了一些。便在夜間。洞開了窗戶。感受那梅提台爾的和風。

現在她死期將近了。是自己知道的。她以為這是她的幸福。她展開從沒有拆過的一份報紙。見着一個標題「巴黎初次降雪」當時很覺得驚異。後來仍微微的露着笑容。她望着那邊愛司戴山。在落日底下。已變成玫瑰色了。於是她慢慢地走向家中。有時爲了咳嗽。偶然停止了脚步。她停留在外邊。太長久了。覺得有些冷了。

她接到丈夫的來信。露着笑容的拆閱。

我親愛的夫人。

我想你是很安好。絕不回憶到那很美麗的我們故鄉。這幾天以後。我們有很堅實的冰。預告將要落雪哩。我阿。我是很喜歡這種天氣的。你知道我是很留戀燃燒可咒罵的你的火爐……

她停止再看下去了。最幸福的便是她曾有過一隻火爐。她執信的右手。徐徐的放下到自己的膝上。同時又把右手安置在嘴上。像是爲着停止將破裂她胸部之強烈的咳嗽。

(完)

黑夜的燈光

(輔借)

黑漆漆的夜裏，

在遠處有一點燈光照着；

啊！是什麼燈光，

是不是我的母親底心靈之燈，

在黑夜裏，等遊子歸來；

或是黑海中的明燈，

引導那墮落者回頭。

星

明亮亮的星兒，

撒佈在黑暗的天空裏，

無聲地，光明地，一閃閃的發光；

好似我的弟弟的眼兒一般，

在寂寞的夜裏，

陪着我安睡。

(輔借)

談社會小說 (一)

秋 山

近二十年來。喜歡讀社會小說的人很多。而幾部著名的長篇白話小說。大概都是社會小說。可見社會小說的發達了。

有人把中國的小說。分爲三類。一是神話。二是寓言。三是野史。神話是信口亂說的。如封神傳、西遊記之類都是。寓言雖不是實事。卻是一種寄託。寓言在莊子、列子中最多。也就是古代的小說。後來的長篇寓言小說卻很少。就是鏡花緣。也不能說是純然的寓言小說。野史的野字。是以前帝制時代對於所謂朝廷而言的。國家大事。謂之正史。社會上的瑣事。謂之野史。或雖是國家大事。而終非正式的歷史。也謂之野史。野史二字。本來是一個現成的名詞。在現代沒有所謂「朝」也就沒有所謂「野」。然我們不妨把野字當着社會二字解釋。野史就是社會史。也就是社會小說。社會史當然以實爲貴。憑空造出來的。就沒有價值了。在今日看。社會史。比那些紀國家大事的正史。更有價值。所以寫社會現狀的小說。也就佔了很重要的位置。

我們既然明白了社會小說的性質。那麼做社會小說。怎樣做。就可以知道了。最要緊的。就是所敘的事要實在。不可以向壁虛造。然實實在在的記一二件事。往往又變了報章上的新聞。而不是小說。我們要做成和新聞不同的小說。只有兩條路。其一。是把他來細細的描寫。雖然是一件平常的事。用寫生的筆法。把他寫下來。將各個人的神情態度。寫得栩栩如生。結果就和新聞不同。其二是揀曲折而有趣味的實事做材料。也可以和普通的新聞不同。照第二條路走。當然不甚高明。照第一條路走。好是好。但的確不容易做。沒有善於寫生的一枝筆。固然不行。就是有了一枝善於寫生的筆。而各種的社會。不是親身去混過。也不能寫。寫出來就不免有外行話。然而社會這樣的複雜。一個人無論如何。決不能各種社會裏都去混過。(假使爲著做小說。臨時去參觀一下。或託他人調查一下。也是無用。)所以作社會小說。就很困難了。不得已。把範圍縮小。專做一種社會。譬如海上繁華夢。專做堂子裏的事。而且專做上海堂子裏的事。範圍一小。就容易得多。或雖不限於一種社會。一個地方。而以作者爲主體。把自己所經歷的事。拿來做材料。這也是一個法子。譬如二十年目觀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就是用這法子了。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名勝

每册一元

- (一) 黃山 (六) 泰山 (十二) 天台山 (十六) 大房山
- (二) 廬山 (七) 衡山 (十三) 恆山 (十七) 華山
- (三) 普陀山 (八) 孔林 (十四) 五台山 (十八) 武夷山
- (四) 西湖 (九) 虞山 (十五) 西山 (十九) 天目山
- (五) 避暑山莊 (十) 雁蕩山 (十六) 盤山 (二十) 雲臺山
- (十一) 雁蕩山 (十七) 盤山 (二十一) 莫干山

上列各種名勝係黃炎培袁希濤張元濟蔣維喬莊俞諸先生旅行時攝影用珂羅版精印置之案頭可供玩賞懸之鏡中可為裝飾品

袖309(一)

上海銀行公會 浙江興業銀行

本銀行於前清光緒丁未年設立至今已二十餘年收足股本二百五十萬元公積金一百十七萬五千餘元辦理各種存款放款國內外匯兌押匯等業務自設保管庫貨棧並經政府特許發行兌換券總行設在上海於杭州漢口天津北京哈爾濱奉天設有分行此外各省以及外洋各國均有代理處

總行地址 上海北京路七八號

電話 董事室中央二六五〇 經理室營業部中央八四六〇
總經理室中央八四五九 經理室金幣部中央七四一三

(小350)

畏廬遺蹟

二集 每集一元八角

林琴南先生能文善畫。晚年尤致力於山水。顧為文名所掩。世人未盡知之。此畫為先生山水專冊。皆其生前得意之作。不輕示人者。本館盡數訪得。用珂羅版分集影印。次第出版。以公諸世。

商務印書館出版

永備電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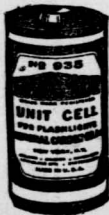
穩妥
經久
可靠

現在之各種永備電筒其末端筒帽上均附有銅質之懸環以便用時或不用時均可懸掛此惟永備電筒有此便利之裝置速即購用



各處電料店均有出售

美國
紐約
美國
永備廠
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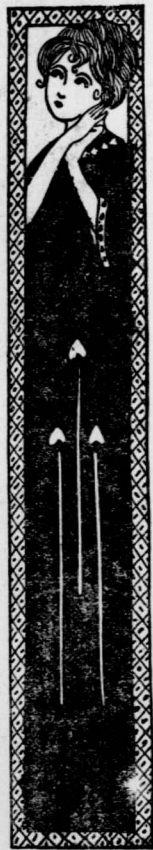
永備標準
電池各種
電筒中無
不適用

無線電機
中應常用
永備無線
電池

EVEREADY

741

東方又 718 (M)



燦爛者不盡是黃金

All That Glitters Is Not Gold.

謙譯

登場人物 帝洛姆夫人(傾心虛榮之寡婦)

密蘭小姐(夫人之女兒)

格來而特(浮滑少年密蘭之戀人)

司搭傅(警士)

盾姆(債主)

佈景 一間精緻之房間。密蘭對鏡晚妝。帝洛

姆夫人爲其女戴珠鐲。

帝夫人 我愛我想這樣很好了。多了。反露馬脚。

倒不行。(俯首視鐲)哈哈。好不美麗啊。

密小姐 對啊！母親。我想這副鐲頭。做得何等精

級。誰能認得出是假的呢！

帝夫人 那裏認得出。我兒！你可早些預備着。恐怕格來而特來快了。呢。

密小姐 母親！我還有件事告訴你。今天晚上跳舞會散了以後。我就要和格來而特結……婚了。（言至此掩面一笑）

帝夫人（驚喜狀）真的嗎！我的好孩子。你可知道。你母親的袋裏。祇剩這六角錢了呢。

密小姐 哈哈！母親。不要擔憂。我身上衫子的工錢。也沒有付呢。幸虧格來而特他很信我是個女財主。那麼結婚了以後。他定能很放心給我行使財政權。哈哈！那麼我們還怕什麼呢。

帝夫人 是啊！他的舉止何等闊綽。穿的那一件不講究。漂亮。他戴的一隻鑽戒。值好幾千塊錢呢。哈哈。真是塊肥肉。

密小姐 還有一句話。今天晚上你切不要睡得太早。定一回。我們還要來請罪呢。不過也不要太和善。

帝夫人 哈哈。放心。我總兇得比什麼也嚴厲呢。不過你回來總該早些。我急切要見見我這位新女婿呢。（退下）

密小姐（坐沙發上。自言自語）我總不信他是個浮滑的少年罷。他住的旅館。何等華麗。他騎的馬。何等俊健。他送給我的禮物。何等值錢。那

送給我的一隻鑽戒。據珠寶業中人說。值大價

錢呢。我本想去賣掉了他。換隻假的。只是太急

切了些。也不好。(電鈴響了) 啖！格來而特來了。

格少年 (忽忽奔至。未見密蘭) 啖！奔得我好苦

啊！可是現在總達到安樂之境了罷！(見密蘭)

啖！密小姐。我怎沒看見你。你真穿的好漂亮啊！

(輕語避一邊) 哈哈！這點珍珠。足夠蓋一所洋

房了。(走近密蘭) 好啊！我愛。你不是預備做密

昔司嗎。

密小姐 (阻止) 啖！格來而特。你不怕媽媽聽見

嗎？

格少年 是啊！我真忘掉了。今天晚上。我送給你

的一束花。你收到了嗎？

密小姐 沒有呢。你又在說鬼話了。

格少年 (作忿怒狀) 這種奴才。真該死。這麼一

點事也幹不了。(輕語避一邊) 哈哈！花還在花

行裏呢。

密小姐 親愛的格來而特。這有什麼要緊呢。我

倘要早吩咐我們鄉下的別墅裏。叫花匠送來

了。我愛！你要曉得。我是不大愛鮮花的。

格少年 (避一邊輕語) 別墅嗎。哈哈！她真是位

女財神呢。(攬密蘭於懷) 我親愛的密小姐。你

這副珠鐲。真美麗啊。你看！耀耀閃閃的。人家眼

睛都花了。

密小姐（笑避低語）三塊錢的珠鐲。魔力如此。

格少年（亦低語私曰）哈哈！得了她做妻子。真

真吃着不盡。

密小姐 請你等一回。讓我穿了外衣。戴了帽子。

一同和你出去。

格少年（親密蘭之手）你去了了一分鐘。我好似

隔了一點鐘呢。

密小姐（斜眸嬌嘆）你又在瞎三話四了。（退

下）

格少年（坐下微喟）唉！怪可憐的孩子。我圈牢

你。也是我末了的一個希望呢。現在我在這兒。

一刻兒也定不得。外面官廳捉得我好緊。現在

惟有快些結婚。趕緊逃到歐洲去。那麼真可以
很很的快活幾年。

密小姐（在裏臺揭聲與母作別）母親！我要去
了。我定一回就是回來的。（出臺）

格少年 我愛你預備好了嗎？哈哈！我們可以走
了。要曉得我們的前途。正開遍了快活之花呢。

（挽密蘭之臂）

密小姐（偃首於格而來特之肩。媚眼朦朧。雙

頰微暈）我們不是要結婚……（且言且行。

警士突出）

司警士 哼！先生你想去嗎。

格少年 幹嗎！狗才。

司警士 哈哈！你不要倔強。我朋友在外面多着呢。

密小姐 什麼。你這算什麼意思呢。

司警士 小姐。不要慌。我們是來要這囚徒的。

密小姐 唉！他好端端的犯什麼法呢。

司警士 哈哈！小姐。你沒知道嗎？他在外面用假

鈔票。現在官廳要捉他這囚徒。

格少年 是啊！這正是你的責任。唉！密小姐。我真

該死。我要欺騙你呢！（走近密蘭）你可能原諒

我嗎？

密小姐 唉……這……不是在夢裏嗎？像你這

樣漂亮人物。竟是個……。

格少年（苦笑）唉！一個人的外貌俊秀。舉止豪

華。本不能代表一個人的良心。是好是壞呢。唉！

密小姐。你可能允許我。我們倆仍是朋友嗎？

密小姐（避一邊低語）唉！天下真是無獨有偶。

我還有什麼話能够責備他呢！（與格來而特

親伊之手顫聲說）自然。我們總是一對好朋

友啊。

格少年 再會！密小姐。願你平安。（回首視警士）

司搭傅先生。那麼我們去啦。（格來而特與司

搭傅同下）

密小姐（坐沙發上咽泣）唉！苦命的格來而特。

不過他雖是囚犯。我愛總是愛他的。（少頃。忽

猛省。唉！他是個騙子。那麼我還癡着愛他理他嗎？

帝夫人（喪氣而出）這種真是好買賣。棍徒捉到我們家裏來了。真令人氣死啊！

密小姐（咽泣）好不令人傷心。

帝夫人 唉！誰猜想得出這麼個人。也是如此。唉！真好眼光。

密小姐 唉！吾覺悟了！欽慕虛榮。肆展欺騙手段。簡直是自殺啊！我們以後。應當痛改前非。拿我們的進款。作為出帳的標準。這樣纔不致前吃後空。

帝夫人 唉！好孩子。不要灰心。天下如意郎君。多

着呢。

密小姐 母親。我決定悔以前的沉迷了。唉！格而來特不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嗎？（債主盾姆進）盾姆 夫人！小姐請你們的晚安。人家現在託我來收一些小帳。請就付了罷。（取出欠帳簿）麵包店廿五元五角。牛奶行十元六角。洋貨店二百四十七元五角。首飾……

密小姐 够了。够了。就是這一些。我們也還了呢。盾姆 不要客氣。小姐身上戴的珠啊。鑽啊。已經值多少了呢。

密小姐（取身所有之珠鑽。盡丟籃內）我再也不要戴他了。親近他是親近煩惱呢。

帝夫人（僞作嚴厲狀）戀孩子。還不要靜些。你是不是哭你失了戀人嗎？（冷笑）

密小姐（且哭且喊）是啊。真好笑啊。

盾姆 你們爭鬧。我可不能等你們了。倘沒有現錢。我就拿這隻籃去質掉了。也够付了呢。

帝夫人（僞作急切狀）你癡了。這金鋼……

盾姆 倘有餘。我總還你們。（取籃）再會。夫人小姐。（退下）

密小姐（恨恨狀）又欺騙了一個了！又捉了一個獸子了！

帝夫人（大笑）哈哈！我倒要看看他還什麼來呢？

密小姐 唉！他這麼一回子。總該覺悟了一句諺語了。你記得嗎？

帝夫人 我早忘了！

密小姐 哼！臺下的看官們該要告訴你了。

（閉幕）

犬吠（小詩）

（張慰華）

深夜，一聲聲的犬吠，
因空氣的波動，送入我的耳裏；
使我猛地憶起：
啊！有半載了，離家到此地。

桃花（小詩）

（饒榮春）

一陣春雨，
把桃花妹妹的粉紅色衣裳，
洗濯得分外的鮮艷了；
伊笑盈盈地立於萬綠叢中，
待東風溫柔地去吻伊時，
伊情不自禁地顫動了。

勞苦世界

原名 Hard Times
原著者 Charles Dickens

伍光建譯

第一卷 播種

第七回 斯奶奶

話說班特比是個沒娶過親的寡男。僱了一位年紀老的女人。替他管理家務。每年訂好。給若干工錢。這個女人。名叫斯巴西。(簡稱斯奶奶注)斯奶奶不獨從前見過好日子。還同許多闊家是親戚。他現在還有一個姑祖母。叫作士伽佐貴夫人。他已死的丈夫斯巴西的母親。是名門世家。叫保洛。見聞不

廣的人。不曉得保洛是什麼。不曉得是一種商業。或是政黨。抑是教派。有點見聞的人都曉得是個老世家。若是一代一代的追數到上古時候。也就數迷了。什麼都沒得了。很像同猶太人銀錢往來。也像在法庭辦理破產。越算越沒得餘剩。斯巴西的母親。是一個保洛族的人。他的太太的父親。是個士伽佐。（這位士伽佐貴夫人是個極肥胖的女人。最好吃肉。有一條腿。不知犯了什麼怪病。有十四年不能下牀。）斯巴西正在成年的時候。身子很瘦小。架在兩條細腿上。身上的頭。更不必提了。他曉得將來承受很可觀的遺產。未到手時。先花光了。既到手後。所花的過所受的加倍。這門親是士伽佐貴夫人的主意。不料斯巴西到了二十四歲。因患酒病。死在法國的伽萊地方。他們新夫婦。很不對勢。過了蜜月。就離婚。死後自然沒得什麼留下給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比丈夫大十五歲。不知怎的。又同士伽佐貴夫人不對。就生了氣。走出來受雇。一來可以羞他的貴親戚。二來可以自存。現在年紀老了。鼻子越顯得高尖。兩道眉毛直顯得濃黑。在班特比家裏管家。班特比吃早飯。替他弄茶。假使班特比是個克敵的英雄。斯奶奶是個被俘的公主。也比不上他那樣捧這個管家婆出來擺架子出風頭。他一面誇張他自己出身怎麼微賤。一面高捧斯奶奶。誇他出身怎樣高貴。一面說自己少年的怎樣的困

苦。一面鋪張斯奶奶少年的怎樣繁華。他又說道。起初雖是甘苦太不同。到後來怎麼樣呢。現在斯奶奶替我管家。一年拿我一百塊錢。還說是特別優待。這種的話。班特比還要人替他宣布。外路來的人。茶前酒後。也都要轉述他這番話。恭維他。且說班特比同加拉去找西西父親的第二天早上。斯奶奶問他道。班特比先生。你今天早上爲什麼不甚高興。他答道。瑪當。我想起妥瑪加拉的怪舉動。要收養一個馬戲班的女孩子。斯奶奶道。那女孩子現在還等着。要打聽還是一直到學校。還是先到石屋。班特比說道。瑪當。只好叫他等。連我還不曉得咧。我猜妥瑪加拉就快來了。他若是願意叫這女孩子在我這裏等一兩天。就讓他等。斯奶奶道。你若是願意。他自然可以等。班特比說道。我告訴加拉。我昨晚叫這女孩先在地板上睡一夜。讓加拉想透了。再決意叫這女孩子陪伴路伊沙。斯奶奶道。是嗎。你真會替人想。說完這話。斯奶奶的鼻子眼張大了好幾次。兩道黑眉縐了好幾縐。班特比說道。我是看得很明白的。那個小貓兒（指路伊沙也注）有了這個同伴。得不着什麼好處。斯奶奶道。你說的是加拉小姐麼。他答道。瑪當。我說的是路伊沙。斯奶奶道。你說的是小貓兒。但是你那句話。有兩個女孩子。我不曉得你指誰。班特比道。路伊沙。路伊沙。斯奶奶又縐眉說道。你待路伊沙。簡直是父親待女兒一樣。

班特比說道。你若說我待小安瑪。老安瑪加拉的兒子。如父親待兒子一樣。這句話卻說得有幾分對。瑪當。我要把安瑪弄到我辦事房來。在我手下辦事。斯奶奶道。先生。是的麼。他的年紀不太小嗎。班特比說。並不是立刻叫他來。等他肚子塞滿書之後再來。他將來就曉得塞得太多了。我若是曉得我少年的肚子裏是很空的。他就明白了。他也許已經曉得。因為他聽我說過多少次。最奇怪的是。我常對人談多少事。他們總不懂。今早我同你說酒盃。(俗語亦作跑街講注)你就不懂。我少年的時候。若有一個跑街當當終日在泥裏打滾。就算是萬幸。如同得了頭彩。那時候你在意大利戲院聽戲。你出戲院時。穿着白緞子衣裳。滿頭珠寶。光怪陸離的。我那時候。要想得一個錢買火把照你。還想不着呢。斯奶奶很鄭重的答道。我少年時。意大利戲院很有我的腳跡。班特比答道。意大利戲院。何嘗無我的踪跡呢。不過我是在對過。晚上在戲院對過路邊過夜。瑪當。你們少年享慣福。舒服慣的人。睡鵝毛墊子牀。不曉得石頭牀有多們硬。對你說當跑街。你是不懂的。我只好對你說外國來的跳舞名家。倫敦的西頭。(貴族富豪所居注)遊樂園。某某爵爺。某某爵夫人。某某大人。某某大臣。斯奶奶很謙退的說道。也可以不必。今昔的情形不同。我也隨着境遇改變了。我若是喜歡聽你說你的閱歷。聽之不厭。這也不

算什麼。是人都喜歡聽的。班特比說道。瑪當也許很有人不喜歡聽。焦炭市班特比的閱歷。但是你要供認。你是生於富貴之家。瑪當是不是。斯奶奶搖一搖頭。答道。我不能不認。班特比這時候不得不起來。站在牆爐前。看斯奶奶。因為有這斯奶奶同他比較。他覺得位分不知高了多少。說道。你當日是在高等社會。斯奶奶更謙恭的答道。是的。這時候一個是驕傲到極點。一個是謙退到極點。好在是兩不衝突。班特比又說道。你那時候是超等的時髦。斯奶奶道。是的。的確是的。班特比往下一墩。抱住兩腳。大笑得意極了。下人來報。加拉同小姐到了。加拉問道。可以把周普喊進來麼。班特比說。可以之至。就把周普喊來。他一進客廳。對班特比哈腰。對加拉哈腰。對路伊沙哈腰。他一時心亂。卻忘了對斯奶奶哈腰。班特比看見。不免大教訓一番。說道。女孩子。我告訴你。那位坐在茶壺旁邊的太太。叫斯巴西。這位太太在這裏替我管理家務。他是一位同闊人家都很有瓜葛的。你以後再進客廳來。你若不對於這位太太極恭極敬的盡禮。你就不要盼望在我這裏住得長久。我自己不算個什麼。你對待我。無論怎樣。都不要緊。我不獨同闊人家無瓜葛。我簡直的是毫無瓜葛。我是從地底下的爛泥挖出來的。但是對於這位太太。我很要你留意。你要恭敬盡禮。不然。你就不必來。加拉卻從中說情。說道。班特比。我

看他不過一時疎忽。班特比說道。斯太太。我的朋友加拉。以爲是一時疎忽。也許是的。你是曉得的。我連疎忽都是不許的。斯奶奶道。先生。你是真好。這種事提他作什麼。西西這時候只有流淚求饒。班特比擺擺手。叫他到加拉身邊。西西走過去。兩眼看加拉。路伊沙站在那裏低着頭。加拉對西西說道。周普。我決意把你安置在我家裏。你除了入學校的時候。就服事加拉夫人。他是常有病的。這就是路伊沙小姐。我已經解說給路伊沙小姐聽。你從前那種行業。只有可憐的結果。你要曉得。已往是已往。你不許再提。你從今日起。重新另外做人。我曉得你現在什麼都不懂。西西哈腰答道。我真是什麼都不懂。加拉說道。我很願意叫你很認真的受教育。將來也好叫同你來往的人。曉得教育的好處。我要把你挽救回來。重新創造你。加拉叫他走近些。聲音稍低的說道。你常讀書給你父親和他的朋友們聽麼。西西答道。我只讀給父親和快腿聽。其實我只讀給父親聽。不過快腿總在身邊的。加拉縐眉。說道。周普。且不要管快腿罷。我並未問到快腿。我曉得你常讀書給你父親聽。西西答道。先生。是的。我何止讀過幾千遍。這是我父女最歡樂的候。這時候。西西很露出愁苦來。路伊沙才起首看看他。加拉聲音更低。問道。你讀的是什麼書。西西啞泣答道。讀的是仙女。矮子。駝子。大人的故事。他還要往下說。加

拉攏住說道。够了。不往下說了。以後不許再提這些無知識。只有破壞。並無創造的故事。班特比。這個女孩子。很得要嚴嚴的教練。我卻很願意用心於這件事。班特比答道。我的意思。已經告訴過你了。是不肯這樣做。你既願意這樣做。也罷。很好。很好。於是加拉和路伊沙。把西西帶回去石屋。在路上路伊沙一言不發。班特比去辦他的事。斯奶奶繃眉頭想心事。

第八回 不許詫異

我們到了這個時候。又要先奏領音。再奏調子了。先追說六年前。路伊沙有一天。對他的兄弟說道。安瑪。我很詫異……這句話讓加拉在背地後聽見了。走出來說道。路伊沙。你永遠不許詫異。這一句話。就是加拉的教育主義。只管人理不養天性。全是智育毫無德育。永遠不許詫異這句話。就是說。毋論什麼事。只是個人理。只要用加減乘除。什麼事都解決了。有何詫異。那小學校的先生馬金初的意思。也就是說。你把一個初會走的孩子交給我。我就教他道理。就敢擔保這孩以後永不會詫異。讀者要曉得。這個焦炭市地方。除了起初會走的小孩。還有許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歲的大孩子們。在社會裏來來去。那十八家宗教派。你同我吵。我同你鬧。你扯我的頭髮。我抓你的臉。在那裏鬧個不休。就是

要商定一個一致的法子。改良這個社會。卻永遠改良不來。他們雖然對於許多辦法。不能一致。卻有一件。他們都是同意的。就是除了道理之外。不叫他們這些大孩子詫異。第一個教派的辦法。是教他們盲從。第二個教派的辦法。只要信經濟學。別的都必過問。第三個教派。著了許多死書。說的是好的大孩子們。有錢存在儲蓄銀行。不好的大孩子們。都驅逐出境。第四個教派。簡直偷偷的要領他們陷入似是而非的知識界裏頭的邪路。辦法雖然各有不同。教派們的惟一宗旨。是永遠不許他們詫異。焦炭市有個公衆閱書樓。加拉因為這書樓裏應該預備些什麼書。很煩心。誰知來看書的人。還是要詫異。追求道理以外。道理說不通的事。例如人性人情。人的希望。人的畏懼。人類在世上。相爭相關。爲什麼這個勝。那個敗。人爲什麼會煩心。會憂慮。爲什麼悲。爲什麼喜。還有生死的大問題。這許多事情。都在道理以外的。他們還是更詫異。要考究。有時他們作了十五點鐘苦工之後。坐下來讀些寓言。喜歡讀魯濱孫飄流記。不喜歡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喜歡讀歌士米。不喜歡讀柯克（著過一本數學）加拉在那裏算來算去。算不出來。爲什麼得這樣的效果。

（未完）

另外一欄

名人撰故小說家傳(一)

李伯元傳

吳沃堯 撰

武進李徵君諱寶嘉字伯元。一稱南亭亭長。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懷匡救之才。而恥於趨附。故當世無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輩。寫嬉笑怒罵之文。創爲游戲報。爲我國報界闢一別裁。踵起而效顰者。無慮十數家。均望塵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趨而不知變哉。又別爲一格。創繁華報。光緒辛丑朝廷開特科。徵經濟之士。湘鄉曾慕濤侍郎以君薦。君謝曰。使余而欲仕。不及今日矣。辭不赴。會台諫中有忌君者。竟以列諸彈章。君笑曰。是乃真知我者。自是肆力於小說。而以開智誦諫爲宗旨。憂夫婦孺之夢夢不知時事也。撰爲庚子國變彈詞。惡夫仕途之鬼蜮百出也。撰爲官場現形記。慨夫社會之同流合污不知進化也。撰爲中國現在記。及文明小史活地獄等書。

每一脫稿。莫不受世人之歡迎。坊賈甚有以他人所撰之小說。假君名以出版者。其見重于社會可想矣。使天假之年。其著作又何止於等身也。乃以憤世嫉俗之故。年僅四十。卽鬱鬱以終。嗚呼。君之才何必以小說傳哉。而竟以說傳。君之不幸。小說界之大幸也。君生於同治丁卯四月十八日。卒於光緒丙午三月十四日。卒後踰七閱月。其後死友吳沃堯爲之傳。

冷紅生傳

林 紆 長 廬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強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踉蹌。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黃綠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債生他出。潛投珍餌。餽儻聚食之。生漠然不聞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昵。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逼而見之。生逸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辭不可近。生聞而嘆曰。吾非反情爲仇也。顧吾褊狹善妬。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誌其癖也。生好著書。所譯答巴黎茶花女遺事。尤凄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強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蘇玄瑛傳（其一）

柳 棄 疾 亞 子

蘇玄瑛。字子毅。號曼殊。廣東香山人。父某。商於倭。因贅焉。生玄瑛。娶之返國。玄瑛自少卽喪父。母又越在海外。伶仃靡可依者。則視髮廣州之雷峯寺。本師慧龍長老。奇其才。試授以學。不數年。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嘗謂世界文字。身毒最精密。漢土次之。希臘羅馬以降。證乎後矣。已而慧龍歿。玄瑛漠然無所向。遂返初服。論嶺絕大江。遍歷湘之長沙。皖之安慶。蘇之秣陵。吳門。浙之武林。而居

上海最久。又感玄奘故事。萬里裹糧。隻身走身毒。周遊歐羅巴美利堅諸境。自耶婆堤航海歸。其間數載。東渡倭省。母會前大總統孫文。玄奘鄉人也。時方亡命嶠夷。期覆清社。海內才智之士。鱗萃輻湊。人人願從玄奘遊。自以爲相見晚。玄奘翱翔其間。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及南都建國。諸公者皆乘時得位。爭欲致玄奘。玄奘冥鴻物外。足未嘗一履其門。時論高之。生平口不言錢。而揮手盡萬金。值賞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怡然弗以爲困。釋衲以來。絕口婚宦事。晚居上海。好逐狹邪遊。姪女諒前。弗一破其禪定也。中華民國七年五月二日。以疾卒於寶隆醫院。年□十有□。著有梵文典八卷。潮音一卷。文學因緣一卷。燕子齋遺詩一卷。雜著隨筆如千卷。玄奘善繪事。丹徒趙聲乞爲荒城飲馬。未竟。聲兵敗。嘔血死。玄奘屬人焚其稿。幕上。自是遂絕筆。不復作。

柳棄疾曰。德義之滿。至清季極矣。辛亥之役。號稱蕩滌瑕穢。特捧孺子儀而閉之南內耳。政治教令所從出。未嘗毫髮掃除也。亡臣降子。爭竊天位。唯頑鈍寡廉恥是尙。積三百年腥腐之末流。決藩破棧以赴之。變本加厲。重爲世詬病。有以哉。若玄奘者。雖雲鶴乎。寶星鳳已。壽不中身。實志入地。而夸毗之子。且挾其後之名以自壯也。悲夫。

蘇玄瑛傳(其二)

章炳麟 太炎

亡友蘇玄瑛子穀。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父廣州產。商於日本。娶日本女。而得子穀。廣中重宗法。族人以子穀異類。羣指斥之。父分資與其母。令子穀出就外傳。習英吉利語。數歲父死。母歸日本。子穀貧困。爲沙門。號曰曼殊。不能作佛事。復還俗。稍與士大夫遊。猶時時著沙門衣。子穀善藝事。尤工繪畫。而不解人事。至不辨稻麥。時候唱飯。輒四五孟。亦不知爲稻也。數以貧困。從人乞貸。得銀數版。卽治食。食已銀亦盡。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爲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子穀少時。父爲聘女。及壯。貧甚。衣裳物色在僧俗間。所聘女亦與絕。欲更娶。人無與者。乃入倡家哭之。倡家駭走。始去美利加。有肥女重四斤。脰大如汲水甕。子穀視之。

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子毅曰。吾體瘦。爲君耦何如。其行事多如此。然性率直。見人詐僞敗行者。曠目誓之。人以其狂黠。亦不恨。子毅既死。友人李根源印泉。妻守哲夫爲印傳之。

嬰兒的微笑

(雲石)

嬰兒；

感謝你這神祕的微笑，

重燃了吾情愛之火。

人們原可無需言語，

無需文字，

只這微笑，

已足夠慰藉一切。

一五，四十，二夜，

小詩二首

(輔偕)

一

「失敗」是煩惱之神，

憂愁之路，

也是成功之母。

二

月兒缺了能圓，

潮水退了能漲，

聰明者呵，

請告訴我，

光陰去了也能回來麼？

腹瀉甚劇

每日十餘次及服用嬰



孩自己藥片始獲全愈

韋廉士醫生藥局之出品在美國製造確係美國貨

浙江嘉善縣義務學校
 長金贊人先生來函云
 人之小兒自服嬰孩自己
 藥片立即見效諸恙悉去
 食乳如初矣 鄙人第五
 子年甫十個月於四月間
 陡患腹瀉每日十餘次全
 速小兒便減少胃不堪幸
 少報載此困苦孩自己
 閱報能治小兒各症即
 藥片購到藥片與小兒服
 藥房購到藥片與小兒服
 服用幾服後即見效如
 初病皆全愈足見貴藥局
 心濟世有益於社會豈
 淺鮮哉 嬰孩自己藥片
 是韋廉士醫生為嬰孩及
 小兒特製之靈藥專治嬰
 孩胃弱不化 驚風痰厥
 腹瀉嘔吐 驚風痰厥
 凡出牙各症均有出售
 或直寄西藥者均有出售
 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
 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
 瓶可在內每六瓶大洋三元

小33(11)

努力



怎樣才可以立足於

競爭劇烈之世？

世界愈進化，競爭愈劇烈。吾人如不能具有豐足的智識和熟練的技能，將何以與人競勝？將何以立足於世？

本社設有**國文·國語·英文·商業·算學**五科，不但供給國內青年以必要的智識，且訓練之使具有相當的技能。凡欲**在社會中佔一優越地位**者，不可不在本社選一自己所需要的科目而專修之。各科簡章，承索即寄。

上海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謹啟

The Story World

(Issued Weekly)

General Sales Agent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章 簡 稿 投 | 載 轉 許 不

一 本刊各門皆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
 二 亦用文言
 三 若稿亦請書明
 四 投寄原稿並請附寄原本如原稿不便附寄
 五 請將原稿詳細註明
 六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發表
 七 稿不寄還惟長篇在五字以上者如不登
 八 載得因先聲明並附郵資寄還原稿
 九 選登之稿酌致薄酬如下
 十 現由本報酌定不取稿費
 十一 酬報之稿由本報酌定不取稿費
 十二 投寄之稿一經揭載後其著作權即為本社
 十三 所有之稿本報得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
 十四 願他人增刪者可於投稿時聲明
 十五 投寄者請逕寄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

中華民國十五年五月七月初版發行
 編輯者 胡寄塵
 發行者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小 說 世 界 社
 上海開北寶山路華字四十五號
 商務印書館印刷所
 各埠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及大書坊

表 目 價 告 廣

特等	底封	位	全面十二	半	面	四分之一
優等	之	外	六十元			
上等	圖	中	四十八元	二十八元		
普通	正	前	四十元	二十四元	十四元	
	正	中	二十八元	十六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 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 繪圖
 刻圖工價另議 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欲知詳細情形請
 至上海北四川路商務印書館虹口分店內「廣告公司」
 接洽 遠地面詢即行奉復

表 價 定

每週一冊 全年五十冊	零售每冊大洋陸分		郵費國內一分 國外四分	
	全年	半年	三個月	一個月
全	中	時	零	定
年	年	期	售	預
五	二	冊	冊	冊
十	十	數	數	數
三	五	元	元	元
元	角	角	角	角
四	二	二	一	一
元	元	元	元	元
六角	三角	三角	五角	五角

新加坡及日本照國內 香港澳門照國外
 郵票代價作九五折以一分二分及二角為限
 郵章如有改動隨時增減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
 信時務將定單號數
 姓名定戶
 在何處
 原寄何處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
 遵辦實緣
 定日太多
 簿冊繁重
 非此四項
 無從檢查
 難免仍有
 誤寄特先
 聲明

兜安氏補肺聖藥

咳嗽



病感服倘藥務裁乃於時佳品也
 之冒藥適寒最
 易得者莫
 致也咳若
 愈症速嗽
 病重愈也
 加合其愈
 不重愈也
 嗽加合其
 者嗽加合
 有嗽加合
 氏有嗽加
 安者嗽加
 專治嗽加
 傷風嗽加
 傷嗽加
 服嗽加



氏